

武備志

明·茅元儀輯



武備志第三冊

卷二五 戰略考	
三國一	819
卷二六 戰略考	
三國二	857
卷二七 戰略考	
三國三	901
卷二八 戰略考	
三國四	941
卷二九 戰略考	
晉一	999
卷三〇 戰略考	
晉二	1037
卷三一 戰略考	
宋	1081
卷三二 戰略考	
齊	1125
卷三三 戰略考	
梁一	1137
卷三四 戰略考	
梁二	1161
卷三五 戰略考	
陳	1197
卷三六 戰略考	
隋	1223

武備志卷二十五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三國一

三國之事大半在漢獻時稱三國者猶春秋戰國之不稱周也其分帝仍存獻焉終之以蜀漢二主所以大一統也其蜀亡後事數條亦附入之以三國之本末也其他各隨時而一以紀年爲主元之事則特標焉成其夷也

此時表
尚有名
士氣驍

孫堅起兵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卒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卽起者恐兵相蹈藉諸軍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劉表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各擁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焉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卽多貪暴

徙治止
是扼北
來路爲
第一要

爲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衆來，使君誅其
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右威德，
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
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
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衆。
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平。

袁紹等諸軍，令討董卓，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
舉義兵以誅暴，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
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

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臯。至滎陽，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爲流矢所中。馬亦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夜遁還。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將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輶轅大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

疑人

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矣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還屯河內

初何進遣張楊募兵并州會進敗楊留上黨有衆數千人至是歸袁紹於河內與南單于屯漳水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

有遜讓紹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至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馥所親辛評荀諲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亦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柰何諲因說馥舉冀州以讓紹馥性恇怯然諲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袁紹孤客窮居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

卽韓信
登壇孔
明出處
數語乃
參同語
之本也
焉得不
刻木而
哭之

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避位讓紹紹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白繞等十餘萬衆略東郡操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袁紹自出拒公孫瓚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兵三萬甚銳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強弩千張夾

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衝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一時同發譟呼動地大敗瓚軍斬其將辰綱追至瓚營拔其牙門餘衆皆走

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以抄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曹操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

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牧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迎操。領兖州刺史。賊衆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乘間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追至濟北。悉降之。得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詔以金尚爲兖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

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復往攻陶謙。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於郟東。謙恐欲走歸丹陽。會張邈叛。

操操乃引還初邈少時好游俠袁紹及操皆與之
善及紹爲盟主有驕色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
之操不聽而邈終不自安前九江守邊讓素有才
名操以其譏議已而殺之由是兖州士大夫皆恐
懼陳宮剛直壯烈內亦自疑乃與邈弟超共謀叛
操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衆
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盼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受制
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
善戰於前若權迎之共牧兖州觀天下形勢以俟

官亦止
判旬月
縱橫一
時

時事之變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遂迎布爲
兗州牧或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守夏
侯惇於濮陽布遂據濮陽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
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布同謀貢求見或或將往惇
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
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
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
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
唯鄆城范東阿不動降者言官欲自將取東阿又

使汎疑取范、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不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夫布、瓮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也、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允流涕許之、遂殺汎疑、勒兵自守、昱又遣別騎絕倉

相學時
亦有略

亭津宮不得渡至東阿令棗祗已拒城堅守卒完
三城以待操布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操曰布
不能據東乎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
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乃進攻之

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布至搏戰
相持甚急司馬與韋將應募者進當之矢至如雨
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曰十步又曰五
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
無不應手倒者操乃得引去遂入濮陽燒其東門

人不可
以無佐
良之錯
印呈之
留家俱
緊關着
也

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釋之操突
火而出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糧盡各引去
操還鄆城布屯山陽袁紹使人說操欲遣使家居
鄴操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
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
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今兗州雖殘尚有三
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
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
乃止

此語更妙

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斬蘭等，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先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且河濟天下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分兵東擊陳宮，以其間收熟麥，一舉而布可破也。若舍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是無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謙雖死，徐州